臺大歷史學報第31期
2003年6月，頁337~347

BIBLID1012-8514(2003)31p.337-347
2003.1.24收稿，2003.4.24通過刊登

§書評§

書評：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2001　341頁

陳　怡　宏*

一

這是一本收集中國大陸學者孫歌（1953~）所寫有關近代日本「思想史」的論文集，雖說是論文集，但基本上有著相同的關懷主題，即文化認同的問題。以下先簡介此論文集的構成章節。該論文集共收錄孫歌女士的幾篇論文，分別是〈導言〉、〈亞洲意味著什麼〉、〈丸山真男的兩難之境〉、〈竹內好的悖論（上）〉、〈竹內好的悖論（下）〉，以及〈尋找近代〉，嚴格說來算是四篇完整的論文合集。本書基本關懷在於與異文化碰撞中，首先發生內部障礙的文化認同問題，孫歌提出了一連串極具思想深度的問題：如何對待不同的文化傳統？如何對待身在其中及其外的文化傳統？身在其中是否即有合法代表權？身在其外，是否對不屬於己的文化保持冷漠才是明智之舉？這一切孫歌認為是前語言的問題。她發現自己無法像日本人那樣去理解日本人的遺產中最微妙的部分，這是前語言的部分，而一般的思想史很少處理這部分微妙的感覺，是一種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1903~1969）所說的隱藏在個人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皺摺之處的文化滲透力，這不是意識型態所能簡單解構的個別經驗。孫歌認為她找到了日本思想家中能傳達這種「皺摺之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處」的人，並在他們的對話間發現呈現這種微妙感覺的方法——對於本土現代化方式的思考與疑慮。

孫歌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試圖利用深入論述中最裏層的問題，在隱而不顯之處發掘不為人知的深層。在她研究竹內好（1910~1977）、丸山真男（1914~1996），以及日本人亞洲認識的思路時，都可以看到孫歌的思考方式，善用其專研文學的能力，特意在這些人的「文學論」找尋他們思想的關鍵。她並試圖「跨學科」，在文中雖然基本上是討論日本「思想史」的問題，但她說她的作法是「以自己的方式深入日本的語境乃至困境，這個過程卻反過來以同樣的方式打造了我在母語文化的感覺。」（頁4）亦即取道「日本」，回到「中國」。

孫歌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逐步發現了一個根本問題：知識人的批判性思考必須建立自己的層面。由於她文革下鄉的經驗，她不滿於中國學界的理論與實踐的二分法，因為如此不能解決一些質疑：為什麼理論在多數情況下不能找到直接應用於現實問題？為什麼現實的複雜問題經常不能在理論中找到自己的型態？理論與實際的聯繫是經由什麼方式及過程才得以完成？〈丸山真男的兩難之境〉一文的寫成就是作者基於上述疑問而產生的，孫歌發現丸山真男雖然提出理論與現實的問題，但本人無興趣繼續將之推進，丸山只是在**理論**的層面討論理論與現實的關係。在〈丸山真男的兩難之境〉這篇論文中，孫歌出色地描繪了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特色及其兩難之境。丸山真男的研究一方面有現實批判的功能，一方面又有超越具體問題使思想提升的力量。丸山真男終其一生要解決的是利用歐洲（主要是德國）哲學及現代性理論的資源，完成在日本本土語境的相應意義轉換。使用「理性」、「主體性」等工具對日本社會進行批判，但丸山的這種嘗試受到誤讀：一是日本本土的日本獨特對抗西方的圖式，一是西方中心主義者的誤讀。

丸山真男學說本身面臨著數個基本問題一致的兩難之境：**其一是，西方資源在東方進行轉換的時候如何真正切入本土語境的問題。**雖然丸山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者，但由於日本早熟的現代性語境，使得他的努力缺乏真正的理解者，丸山的某些「近代主義」表象還招致現今日

本激進學人的批判。他的首部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即是試圖由日本思想史本身找到自身的現代性資源，打破日本近代化是西方引進的通說。然而丸山在此面臨了他的兩難之境：當他論述明治維新之前即已存在由內部產生的近代思維時，衡量「近代」的標準還是來自西方，如以合理主義為近代精神這一點就是來自歐洲的判準。丸山認為日本思想這種近代化是來自朱子學內部分解而產生，不是西方的衝擊帶來。但如此丸山又掉入「日本特殊論」的陷阱中，即他是由對比西方近代理念檢討日本的非近代性層面展開論述，並在事實上使西方與日本對立。但他為什麼要如此做，又為何能引起極大重視呢？原因在於「非學問的動機」，為了對抗近代超克論者。「近代的超克」論者認為明治化的日本已經過於近代化，使得日本受到此毒素污染；近代以前的日本有著東亞精神，這種傳統是日本建設世界新秩序的貢獻。丸山為對抗此論，試圖在「未受污染的日本」找到被認為在明治維新後才有的近代性思維。

為此，丸山現在受到後現代主義者的挑戰，但孫歌認為這種批判忽略丸山面對的歷史情境與現今的不同，而理解丸山世界的關鍵在於他思維的過程而非結論。孫歌並藉由分析一般研究者鮮少觸及的丸山真男文學論，獨具慧眼的認為為數不多的丸山文學論才是理解丸山世界的鑰匙。丸山真男的〈從肉體文學到肉體政治〉一文觸及他的政治學重大命題：**近代精神在某種意義上是將虛構置於現實之上的精神**。日本的文學基本上是以私小說為主的描寫情感的自然主義文學，丸山稱為肉體文學，缺乏一種具有內在統一性的虛構精神，具有相對於事實的機能性獨立，並非實體性獨立。而日本沒有德國的那種近代化傳統，前近代土壤更深厚，與肉體文學一樣，政治上的肉體性也極為突出，滿足於個性的直接利益，不具備獨立性。實體性個人關係成為重要手段，而所有「虛構」，如近代組織與制度都被實體化，而在日本政治制度中，這一完結之物的頂點就是不容質疑的天皇制。丸山認為日本精神的內核在這種由肉體文學到肉體政治的肉體性，並批判沒有媒介的實話精神，試圖建立「把虛構當作虛構」的精神傳統。就此，丸山認定日本的近代化是尚未脫離這種肉體性的、未充分發展的近代化，日本不存在「超克近代」的社會及精神基礎。

丸山並進一步論述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的極大問題，即對理論信仰（社會科學）及對實感信仰（文學）之間的無盡循環：一方夢想理論涵蓋全部現實，一方因理論實體化而排斥理論。他因此提出了理論工作者的「倫理意識」問題。他認為理論妄圖涵蓋所有現實的「無限現實的無限責任」是不負責任。他試圖打破全體性的合理主義跟全體性的非合理主義惡性循環，提出倫理意識：理論家對自己工作限度的承認，和在此前提下對其他領域的開放態度。

丸山在對歷史的評論中，又提出了一個歷史研究常見的問題，即從外部以啟蒙主義的角度批判是容易的，但「歷史主義」主張的認同的理解卻可能導致被對象同化。丸山揭露這一兩難之境，孫歌認為丸山自己也陷入另一兩難之境：即丸山在揭露這些兩難之境時，他自己的位置呢？如果丸山把自己設定在批判對象外，那他不也是一個啟蒙主義者嗎？在此孫歌尖銳地指出阿基米得式的難題：給我一個槓桿及一個支點，我能舉起全地球。但問題在於，我就是在地球上，如何找到支點呢？

孫歌認為丸山清楚認識這一兩難之境，並試圖克服之。丸山以德國納粹為例，由外部看，和由內部成員日常感覺看會有完全不同的視野，而不論正統、異端都在中心，重點在於如何控制邊緣流動的知識分子。**丸山把內部、外部的兩難之境視為自己的課題，立足於他所界定的「邊界地區」，進而提出理解他者的問題**。他認為這種理解他者的求知欲是學問起點，且是歷史的前提，但日本根本沒有這種常識。不是投射自己影像到對方，要不就是與我無關，丸山要求日本開放不同學科產生聯繫。

由於丸山真男不能滿足孫歌對理論與現實緊張關係的疑惑，孫氏在此時遇到了竹內好，並且不可自拔。竹內好呈現著流動狀態的原理時刻需要緊張感的依託，因而得以關注現實中真實狀況的發展，不受既定觀念的干擾。孫歌因此進入日本的近代，也由於竹內好而進入魯迅視角，進入中國的近代。在〈竹內好的悖論（上）、（下）〉中，孫歌以長達一百五十多頁的篇幅，直接探討竹內好的知性活動，而在本書的其他部分也處處可見孫歌受到竹內好獨特思考方式的影響。竹內力求指出支那學與漢學有著脫離現實生活缺乏熱情的弱點，且缺少開放及論爭的精

神。書齋學問可以產生知識卻不能產生思想，不能「直視現實的污濁」，而這正是竹內好想做的。竹內要尋找在現代知識制度中被過濾掉的「語詞之魂」，找不到的無力感伴隨他一生，他的思想中最具悖論的就是他的自我否定精神，與支那學者等缺乏反省的自我肯定精神正相對立。他藉由「主體性誤讀」在魯迅身上找到了他所尋找的，那就是魯迅的「掙扎」，竹內的《魯迅》一書中以「黑暗」、「無」所表現的終極性文學正覺，是黑洞般吸進所有光明，影子般無法實體化的存在。他要探詢魯迅哪些是沒有變化的，採用調動環繞黑暗又消逝其間的各種要素，追蹤回歸之軸的位置。竹內好著名的悖論在於藉由《魯迅》揭示只有發自內部的否定才是否定，這個自我否定是竹內好的重要悖論，源自「掙扎」，在把通常對立起來認識的矛盾事物的兩極放在統一的主體之中，並通過主體的否定性介入，而促進新的主體精神形成，又不具有與原來主體性的簡單對壘的性質，主體不過是通過表層意義上的不斷轉換而指向回心之軸而已。

竹內批判日本知識界以哲學式（抽象及靜止的態度，並進而失去自我更新能力）看待流動世界，主張使世界「文學化」（即投入和掙扎於自我否定的過程）。

竹內跟丸山對於日本社會的批判性剛好相反，丸山抨擊日本的實體化社會所具有的非近代性，而竹內則著眼於日本無抵抗的近代化，就是說竹內認為日本的近代是優等生文化，缺少自我否定的奴隸文化，無媒介的轉向文化，明治維新的成功正是日本墮落的開始，只是由奴隸變成奴隸主結構而已。

丸山真男由學理上批評日本的「理論的無限責任」，並進而提出理論家的倫理意識，而竹內則是外在全盤否定之。雖然丸山批判力度高於竹內好，但丸山過於謹嚴，而竹內則有互補作用。但兩人有驚人的一致性，即批判被絕對化的科學理性精神的虛假性，試圖建立能面對複雜近代化過程的思想傳統並具有建設性思維的方式。丸山提出虛構精神，竹內則提出作為「行為」的文學。在此竹內好的悖論又再度出現：竹內的所有觀念都有針鋒相對的悖論特徵，有著不可消解的張力，竹內注意到問題複雜不可解的部分。他的悖論是一種立場，一種對客體與主體的非

實體性思考，並將主客體關係建立在機能性之上。孫歌認為竹內好的文章都有一種臨界狀態的特徵，像穿過就丟的衣服一般。而竹內好的自我否定和臨界狀態的特色正是吸引孫歌不可自拔的原因。

而〈尋找近代〉一文，則表面上是對日本近代問題的梳理，實則是孫歌對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初步思考。過去現代性在東亞一直有著進化論感覺，控制人們的思維方式。孫歌提倡利用解構了先在於思考的西方現代性命題之後，才能觀察到這些來自西方的資源如何被本土化，與本土的基本論爭結構是什麼關係，藉由此才能引向本土思想的真正開放，擺脫本質主義的東西文化對立模式。此文討論日本自太平洋戰爭以來所展開的「近代的超克」論直至戰後的爭論，引用竹內好的想法討論：亞洲主義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如何以「一步之差」的方式從「連帶」滑向了「侵略」；竹內好關心的是對於那些阻礙與國家主義相對抗的國民主體形成的基本要素的梳理，並終生與這種「自然主義」的精神風土鬥爭。竹內好發現戰後這種非本土的民主主義被偷換為本土最保守內容的可能。竹內好認為日本保守勢力的精神風土不是右翼一詞可以打發，左派也由於批判民族主義忽略在本土培養「自我否定」的要素，無法使批判形成有機結合體，使日本再生產「日本人自信心」及改寫大東亞戰爭為「聖戰」、「自衛戰爭」說法得以出現。竹內好一直試圖火中取栗，尋找替代的統合方式，他的失敗顯示了東亞現代性問題的基本方式：在本土、外來等框架外，存在著的是自身現代性艱難生長的空間。不能被西方理論模式和本土心情簡單回收的空間，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真實狀態。

於是〈亞洲意味著什麼〉一文便成了孫歌切身的自問。這篇論文的成形乃是由於孫歌深知自己陷入竹內好的邏輯心情中，她為了試圖跳脫，於是開始思考亞洲意味著什麼？孫歌自承中國不關心亞洲，她認為是因為中國缺乏邊界感覺的國族觀念，來自中國動盪的歷史，中國有著承受動盪的能力。孫歌藉由探討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找到中國亞洲觀念的參照系。在日本的亞洲思考，呈現怎樣的問題結構？與社會思潮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孫歌指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循著兩條路線走，一條是將亞洲作為一種符號、理念，不管是福澤諭吉（1834~1901）的脫亞

論，或是岡倉天心（1862~1913）的亞洲連帶論（興亞論），都是將亞洲視為一種符號，使其與實際上的地域存在分離的可能，最後在昭和期的意識型態化導致大東亞共榮圈。另一條則是由風土出發，對事實存在的亞洲的關心，如和辻哲郎（1889~1960）的風土說。但這兩條思路在三〇年代並未找到接觸點，直至戰後。戰後竹內好首先火中取栗，探討亞細亞主義，提出左右翼的誤區及日本近代化與侵略之間的關係，日本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但竹內好的亞洲觀也只是一種心情，仍然把亞洲甚至歐洲抽象化了，亦即仍是理念上的，由日本思想史內來思考作為理念的亞洲。而其參照系則是梅棹忠夫（1920~）的文明生態史觀，梅棹認為亞洲一體的看法是西方的，亞洲人眼中的亞洲是多樣不同文化組合，日本在亞洲是特殊位置，不能代表亞洲，也不能提供樣板，以生態史的觀點討論文化差異，暗示思想史外的線索。岡倉天心以來的亞洲一體觀是一種文化譜系論，東西是不可變異的本質，福澤基本上也是譜系論的另一端，雖然兩者也包含文化機能論的因子，後來日本思想史並未繼承這一面導致轉向法西斯國家化。而梅棹忠夫的看法受到竹山道雄（1903~1984）日本文化優越論的誤讀，這場辯論導致了亞細亞主義與反亞細亞主義出現接觸點，而這是由竹內好整理出來的。梅棹忠夫的看法基本上是文化機能論，不包含任何價值問題，竹內則是有著基於歐洲中心意識型態的文明一元價值判斷，並利用梅棹指出的日本人對亞洲無知的現實問題。而竹內與梅棹曾有過一次對談，一致性是雙方都批判文明一元論，但梅棹認為亞洲沒有意義，而竹內則肯定亞洲的存在。竹內利用亞洲作為理念來對抗進化史觀（歐洲），梅棹不能容忍這種忽略亞洲多樣性的亞洲理念。梅棹認為亞洲還存在大國、小國的結構問題。竹內好表明贊同現實主義，且預設思想史立場與生態史立場的合作可能。但這種合作並未持續。

竹內好認為日本的亞洲認識隱藏自我認同的契機，日本不能在其中建立主體性，是因為日本不能把亞洲問題轉化為自我認識的契機。

孫歌在最後提及京都學派以非對抗層面強調亞洲一體性，並強調亞洲與歐洲相互動態關聯性的交通史觀，即暗示了將理念亞洲與實體亞洲

在流動性的交通史結合起來的可能。直到九〇年代出現了《アジアから考る》（孫歌譯為《在亞洲思考》）討論亞洲問題的新動向，即由思想史的溝口雄三（1932~）及地域史（經濟史）的濱下武志（1943~）等人主編的叢書。溝口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主張從內部接近歷史對象，扣緊歷史張力追究問題，描繪中國式近代的內在理路。濱下武志則研究經濟史，追求對象的內在結構，並規則化，這是其著名的朝貢體系研究，進而推出近代東亞不存在西方意義的民族國家。而濱下的缺點在於沒有興趣討論理念亞洲的非實體性與作為貿易載體的東亞實體性的關係。

而上述這些學者仍須面對如何思考自福澤諭吉以來的興亞脫亞的亞洲符號化難題。如何面對和辻哲郎以來的將亞洲實體化的思考？孫歌認為《在亞洲思考》並未將中國成為學術討論的對象，中國並未成為文化與思想資源，經濟史家對歷史的無知使其在意識型態上捉襟見肘。孫歌反駁所謂日本海洋國家說，認為：「曾經在歷史上野蠻的侵略大陸鄰國並且在今天仍然作為美國的軍事基地威脅著大陸安全的日本，是不可能輕裝入海的。」（頁78）孫歌慨嘆《在亞洲思考》叢書未能結合地域史研究（即重視抽象法則，消解歷史瞬間錯綜複雜能力的張力）與思想史研究（即從事主體性精神活動，揭示歷史緊張度），特別是日本學界一直忽略中國歷史的複雜程度。孫歌最終質疑：亞洲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於中國人而言，亞洲意味著什麼？

二

歷來研究竹內好及丸山真男等思想大家的人不計其數，[1]但自從丸

1 研究丸山真男的書籍，最近的有如：長谷川宏，《丸山真男をどう読むか》（《如何閱讀丸山真男》）（東京：講談社，2001），從批判丸山真男有著菁英心態，歧視民眾的特別觀點，但其他部分只是對於丸山真男的學說進行簡單介紹。還有中野敏男，《大塚久雄と丸山真男—動員、主體、戰爭責任》（《大塚久雄與丸山真男—動員、主體、戰爭責任》）（東京：青土社，2001），只是由實際事件的角度來分析丸山真男的看法而已。關於竹內好權威研究者則有鶴見俊輔，《竹內好：ある方法の傳記》

山真男於一九九六年過世後，至今仍沒有公認的丸山真男研究出現，筆者認為如果要評論此書收錄的論文，該書中〈丸山真男的兩難之境〉是最令人讚賞的一文，作者以相當簡潔明快的方式論述了丸山真男面臨的兩難之境，以及丸山真男在面臨此兩難之境時，試圖自覺的立足於「邊界地區」來面對。而她所謂「理解他者」這一問題也是歷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環，孫歌以相當精簡的文字提煉出丸山真男的思想精髓，堪稱佳作。

孫歌之所以能以清晰的方式看出丸山真男的基本思考問題，筆者認為有幾點，最主要的大概是孫歌的「跨學科」研究法，她既不是以日本學也不是以思想史，而是跨學科，並再加上她的文學訓練，似乎使她得以讀出一些其他思想評論家所忽略的部分。

其次是，因為孫歌採取的特殊「跨文化」思考方法，即以她自己的方式進入日本語境，再回到本土語境參照，這一來一回之間，她找到了自我否定的可能性。

三

其實孫歌的跨文化思考方式也正是她的兩難之境，她基本上是仍是由旁觀者的客觀角度來看日本思想史上的問題，她也不否認她無法進入日本思想中的前語言部分。

而另一方面孫歌的許多看法確實以她自己的方式幾乎「完全進入了」竹內好的世界，但這卻是一種丸山真男所批判的歷史主義，即深入對象，理解對象內在邏輯後，卻容易被同化。在〈竹內好的悖論（上）〉中，孫歌幾乎對於竹內好採用絕對同情的理解方式，無論批評者如何批評竹內好，孫歌總會自動地幫竹內好迴護。當然孫歌自己也警覺到這點，但她深深陷入竹內好的黑洞式的漩渦中無法自拔，使得通書充滿著竹內好的影子，孫歌引用竹內好之處簡直不可勝數，幾乎是在關鍵地方即提出竹內好的說法。正如孫歌自己說的作為大師的傳聲筒是沒有前途

（《竹內好：某種方法的傳記》）（東京：りブロポート，1995）等等。

的，但她似乎尚未自深受竹內好影響的「後座力狀態」中解除。

而孫歌的〈亞洲意味著什麼〉一文，筆者認為這是她相當虎頭蛇尾的文章。且她已經先有伏筆及預設立場，而這是她自己沒有發現的「先驗立場」。她宣稱要取道日本，回到中國，但在七十八頁的關鍵文字中，她的中國國家本位立場卻不經意脫口而出：「曾經在歷史上野蠻的侵略**大陸鄰國**，並且在今天仍然作為**美國**的軍事基地威脅著**大陸**安全的**日本**，是不可能輕裝入海的。」其中的用語其實是相當具有實體地域的用語，且是相當民族國家框架的用語，這跟她陷入竹內好的情境時，卻產生了矛盾。並且對於日本作為美軍軍事基地表達強烈地厭惡之意，這種厭惡似乎是**非歷史**地理解日本，因為日本之所以至今成為美國軍事基地也是有著戰敗的歷史根源，筆者傾向歷史地理解這一過程；此外，中國逐年擴增軍事預算，意圖展現在東亞的實力，對於周遭的國家而言，是否也將形成某種程度的威脅？但在孫歌的這段文字中是沒有被放入考量的。這段文字顯示了孫歌仍然不能脫離自己的國家立場來思考亞洲，思考世界。筆者認為目前也許有著強烈受害者意識的正是中國，而弔詭的是，孫歌自己曾經探討過日本的亞洲主義如何形成及演變成宣稱為「自衛」的太平洋戰爭。她在分析日本時，可以分析的相當鞭辟入裡，但她似乎還沒有她在導論中所宣稱的「回到中國」，反思中國現在雖然整體軍事預算不如日本，但其軍事預算比例卻是逐年增加，而在亞洲除少數國家外，實無太多國家可與中國對抗。中國長此以往是否會成為戰前的日本，即逐步由富國強兵式的自衛滑向侵略或威脅他國的道路？為了避免中國走向此對亞洲和平不利的道路，筆者認為身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孫歌，在期望中國富強的同時，似乎也應警惕走向戰前日本的道路，並加以反思。

此外，在〈亞洲意味著什麼〉中，孫歌提及日本經濟史學者多只在某些情況下才提到中國近代的複雜性，孫歌本人暗示溝口雄三的中國式近代內在理路是理解中國複雜性的一個方式，但是似乎限於篇幅，孫歌本人一直沒有正面回應到底中國近代的複雜性在哪裡？問題在哪裡？這使人產生誤會，即似乎近代中國的問題是神秘不可解的，但筆者認為

這似乎又不是孫歌本人的想法。

「亞洲意味著什麼」？如同本書評的匿名審查者所認為的，對日人來說是大問題，但對於其他亞洲國家，例如近代中國來說，重要問題可能反是面臨日本威脅。換言之，同一時間點上，各方立場不同，可能就面臨不同的問題。筆者認為對孫歌而言，或許她想做的正是瞭解與近代中國關係密切的日本所面臨的問題之後，然後再回到中國，看看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也許會有更多的想法。雖然她在某些地方仍未回到中國，但筆者認為整體而言，孫歌的思考及解讀仍是值得吾人參考的。

*感謝《臺大歷史學報》編委會及匿名審查人給予筆者初稿的指正，筆者已依照他們的寶貴意見加以修正。

（責任編輯：葉泉宏　校對：江筱婷　翁健鐘）